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醒夢駢言 第四回 妒婦巧償苦厄 淑姬大享榮華

翠黛終衰，失顏易老，百年若個長春。王牆西子，有日葬埃塵。幸值他今年少，出落來鬢髮如云。何妨令貫魚承寵，也得略沾恩。一樣閨房裡，他偶居賤，你偶稱尊。便推恩逮下，還算你贏，請看後妃不妒，群姬交口誦深仁。到今日，時移世易，女史永留名。

從古到今，只有講女人的，說道從一而終，卻不曾聽見說做男人的也板殺數，只該守著一個婆子到老。男人有義氣的，也盡有生平不肯二色；或是家婆死了，不去續娶；或是富有家財，卻不置什麼偏房側室。這也不過算他有義氣罷了。縱使續了弦，娶了妾，卻也沒本事就罵他道不義，只要不聽繼娶的說話，把結髮生的當做冤家看待，寵了小家婆，欺侮正妻，也就算是義氣的了。可笑那些妒婦，看見世界上，大半是單夫只婦的，就認做丈夫是他獨一個的，丈夫要娶妾時，就像要害他的命，千方百計阻撓。若是娶了到家，日日尋氣，害得前鄰後舍，都耳朵裡不清淨。

據那妒婦說來，世界上只有正妻，又貞又烈，那做小是人人不正經的。卻不道做小的，十個裡頭，未必沒有一個兩個正經。那妒婦倒就是淫婦的供狀。如今說一個賢之婦，倒不如一個丫頭貞烈的，與列位看。

明朝永樂年間，山西太原府地方，有個秀才，姓名名有德，號大成。家中也有錢，萬金事業。娶妻陳氏，已經五載。

那陳氏是有怯症病的，自分不能生育。他有贈嫁來的一個丫頭，名叫惠蘭。雖是個使女，卻全沒有半點兒輕佻，人物也頗俊俏。

陳氏幾次勸丈夫留他，俞大成因夫妻情篤，不肯應許，道：「你雖有病，未必沒有好的日子了。況你我年紀都還不大，何必便憂到生不出兒子。」

陳氏見丈夫再四不從，不覺掉下淚來，道：「我若自己養得出兒子，難道必要來勉強你？只因我自問不但個能生育，這性命也不久在世上的。這丫頭是從小在我身邊長大起來，若在留得他做妾，我死後你看了他，猶如看我一般。」陳氏說到這句，不覺心中苦切，咽住了，下邊說不了來。

俞大成見他這般光景，便連忙勸慰道：「娘子你休悲傷，我依你的話便了。」陳氏方才回悲作喜，便揀個日子，另收拾起一個房間，與惠蘭做臥室，推丈夫到那邊去。

從此，俞大成有妻有妾，來往其間。不到得一年，陳氏果然病勢日重，醫藥無效，一個不妒不忌的賢婦人，可憐短命死了。

俞大成和惠蘭，不勝悲痛，殯殮已畢，早又斷七。俞大成因見惠蘭十分莊重，又料理得家務來，井井有條，意思竟不續娶了。

奈家族中尊長都說是無婦不成家，惠蘭到底只是婢妾，如何算得內助。沒一個不催他再娶。

惠蘭也勸道：「相公尚還年輕，自然該續的是。相公倘決意不聽眾人，眾人卻只道是我惠蘭從中阻擋了。」

俞大成笑道：「卻如何因你怕受這惡名，令我去做那不義的事。」

惠蘭又道：「相公就是不替惠蘭出脫那惡名，那一個後生家主竟和我惠蘭一個婢妾做人家，也實在不好看。」

俞大成拗他們不過，只得定了續娶之局。早有做媒人的，紛紛來與他作伐。俞大成卜吉了一家孫家的庚帖，行過了禮，到陳氏週年之後，才繼娶來家。

那孫氏生性情極是妒悍。對親時節，他父母貪俞家有些家什，將來可以在女兒面前生發生發，因此那庚帖卻瞞過女兒，不對他說俞大成有個妾的。

當日時門來，見禮時節，忽見惠蘭出來，參拜主母，心中老大著惱，第一夜便和俞大成淘氣，要他趕逐那惠蘭出去了，才與他成親。

俞大成從未曾識這般看得丈夫著重的婦人，便十分不快。卻又因是簇簇新的夫妻，不好與他爭論，卻被外人當笑話傳揚，只得陪著笑臉勸他。

那妒婦越扶越醉，哭哭啼啼了一夜，弄得合宅的人，都不能睡，都來房門外聽。

俞大成又羞又惱，不等到天明，開了房門，望外就走。孫氏越發氣苦，索性在房中放聲大哭起來。眾人都走進去勸。

有那俞家底下人道：「我家相公，原不該拋了新奶奶，竟自走了出去。我們大家去勸相公，來賠個不是便了。」

有那伴送新人來的道：「新相公自會逐去那位偏房的，不過一時確叫他做不來，小娘子且寬心著。」

那俞家的道：「我家惠蘭姐，是做人極和順的，斷然不得欺滅新奶奶。盡著放心。」

那伴送來的，又去附著孫氏耳邊勸他道：「小娘子就要趕去那惠蘭，只好慢慢地尋出個題目來，此刻就要用這副手段，不但眾人不服，也許怕到底做不來，倒壞了自己名聲。不如依他們，讓新相公來賠個不是，將此收科了罷。」

孫氏這才住了哭，那伴送的便追俞家的人，去請主人來賠罪。

俞大成心中不肯，卻被眾人勸不過，說道：「討了這樣不賢，真叫晦氣。可憐我從幼沒了父母，若是父母在堂，這樣人怎能夠奉事得翁姑歡喜。」便勉強到房中，賠個小心。

從此，孫氏也絕不提趕要趕惠蘭，但是日裡頭丈夫走到東，他便跟到東，丈夫走到西，他便跟到西，不容他和惠蘭講一句話。到了晚上，便收拾他在房，催他就寢，不容他出去。

你道他這般終日終夜關防，費盡心機，可不吃力，那孫氏卻再不辭勞苦，就是從古到今，妒婦不謀而合的伎倆，也不必多講。

卻難得惠蘭見新主母這般樣子，並沒有半句怨言。

俞大成每到晚上，多飲了幾杯酒，也不去和那孫氏說長道短，上牀竟自和衣睡去。那不賢卻去搖他醒來，替他解帶寬衣，七兜八搭。俞大成被他纏不過，也只得和他幹些夫妻的常套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已是半年。孫氏並不曾放他到惠蘭房內轉一轉，卻還要終日尋惠蘭的短處。幸得惠蘭性既聰明，人又和順，沒得破綻與他捏著。俞大成心中好生過意不去。

他家住在鄉間，離城有一百里遠。時值學院歲考，俞大成同了村中幾個一般的秀才，入城赴試。

考畢回家，來到門首，天色晚了，便輕輕地走到惠蘭房裡。惠蘭道：「相公回來了麼？」俞大成道：「是回來了。」便道：「我今夜在你這裡歇息，你把些小東西我吃了，早些閉門睡罷。」

惠蘭道：「使不得，相公原到奶奶房中去的好，省了淘氣。」俞大成道：「不妨，我方才回來，家中沒有一個曉得的。」

惠蘭便到外邊，袖了兩個饌進房，與俞大成吃，自己也吃了晚膳。一閉門和主公同睡。只這夜裡，惠蘭有了身孕，生出那孝順的貴子來。這且慢表。

次日天明，村中有同考的，到俞家來拜望，俞大成未曾起身，家人回說，未曾歸家。那同考的道：「我昨日和他回來，到村口分路的，怎麼說未曾歸家。」

外邊這般問答，裡頭孫氏聽見了，心中已覺著，道：「是了，一定在惠蘭房裡。今番這賤人在我手裡了。」

便拿了一根栗木的棍子，走去惠蘭房門首，把門亂撬，口裡嚷道：「瞞了我，做得好事，還不開門。」

那俞大成和惠蘭正在房裡穿衣起身，聽見了，惠蘭著忙道：「這個卻怎麼好。」俞大成心中忿忿，便開出門來劈手奪過那棍條子去，撇在庭心裡。

孫氏見他勢頭兇猛，便蹲倒在地上，號啕大哭。惠蘭去扶他，卻那裡肯起來。合家的人都來勸，將他扶起，只是不住聲地哭。卻叫跟他來的老婆子，去通知他父母。

那孫家離俞家，不過五六里路，不多時，父母兄弟都趕了來。他父親叫孫九和，是個管官司，出入衙門的惡棍，母親姜氏也是蠻不過。領著四個兒子，又糾合了五六個族中的後生，手裡拿了棍棒，聲音要痛打俞大成來出氣。

俞大成見勢頭不好，便出後門，一溜煙走了。那孫氏這十來個如狼如虎親族，尋俞大成不見，便來尋惠蘭要打。

卻得俞大成族中走出來，阻住道：「這不過是夫妻淘氣，就是大成也不到得受你們打。卻與那惠蘭什麼相干。這個我們倒不依。」

當下那左近鄰舍有二三百人，都在門首嚷道：「他們若再這般行兇，我們一齊動手，結果他們那幾個人。」

孫九和等見眾人出頭，方把那虎威來減了，安慰了女兒幾句，領了那班人自回去。俞家族中和眾鄰舍也都散去。

惠蘭就走到孫氏房中，跪在地下，叩頭賠罪。眾人也替他討饒。孫氏只不開口，還要等俞大成回來，向他吵鬧。

卻說俞大成那日逃出後門，心中怨憤道：「我如今也不要活這性命了。」便走到一個崗子上，思量要跳下去。卻又想道：父母只生得我一個，小時何等愛惜，如何卻是這般死了。我不如走走他鄉，省了受那惡氣罷。

當下想著一個表親，在河南做知縣，便取路望河南而去不表。

再說家中不見他回，惠蘭心中好不著急，也怕尋了什麼短見，暗地裡央人找尋。尋了好幾日，卻只無影無蹤。也只得不尋了。

過了五六個月，孫氏見惠蘭肚皮漸漸大起來，心中十分不快，尋他些小事，親手拿了根門門，照著他肚上打去。惠蘭閃了，孫氏意還不捨，卻得眾人勸住。後來又幾次要弄他墮胎，都虧眾人保護。

到了十月滿足，生下一個兒子，合家都快活，只有孫氏倍加懊惱，一心想弄死那孩子。

一日，惠蘭在院子裡曬衣服，回到房中，牀上不見了那孩子，心中著急，就要走到外面去問，看是何人抱去。

卻是這孩子不該死，惠蘭正要出房，忽然小肚子裡十分作起急來，便去開了淨桶解手。卻見那小孩倒豎在淨桶內。

惠蘭一見，嚇得魂飛魄散，慌忙抱起來，卻已氣都沒了，直待嘔出了那些臭水，方才哭得出聲。惠蘭當下，卻也發起怒來，情知是孫氏的作為，沒有別人的，便抱了小孩子，到族長處去哭訴。

那合族都心中不平，約齊了回來和孫氏說話。孫氏卻賴了，惠蘭不住地哭，要眾人設出個法來，保全那主公的骨血。眾人便向孫氏說，要每年給他母子若干飯米，若干銅錢，把兩間低小些的屋砌斷了，另開個門戶，令他母子兩個自去度日。

孫氏見是合族公義，不得不依，只得勉強應允，從此沒有說話。惠蘭自領了小孩子，到那低小屋內去住。

光陰甚速，年又一年。那小孩子早已五六歲。惠蘭因他父親不在家，自己是個婢妾，不敢給他取名，只喚他大男。

大男一日在左近一個學堂前玩耍，見裡頭那些學生，也有讀千字文的，也有念神童詩的，讀得好聽，大男也高興起來，回到家中，對母親道：「孩兒看見那邊學堂裡這些學生，讀那書來，倒好聽的。孩兒明日也要去讀。」惠蘭道：「你還年幼，再等大些，送你去讀書便了。」大男卻必要明日就去，見母親不應許他，便管對母親說要去。

到了明日，惠蘭便央間壁個高媽媽，領他到那學堂裡去。請先生教他幾句書。惠蘭意思，不過因拗這孩子不過，作戲央高媽媽送他去，等先生難他一難的意思。

誰知他到學堂內，那先生教他，一教就會，不多時就讀了好幾十句神童詩，都爛熟的了。那先生見了歡喜道：「我教了許多年書，學生也不少了，那裡見有這般聰明的。」

高媽媽便把孫氏的那不賢，弄得丈夫逃走在外，不知下落，又不能容這孩子，每年只限定幾粒飯米，幾文銅錢，與他母子另自過活的事，細述一遍道：「可惜有了這般資質，卻沒得錢來讀書。今日是他自己要讀書，向他家小奶奶說不過，小奶奶道他不曉得讀書的苦，央老身領他來，要先生難他一難意思，那裡知道他竟這般聰明。」

先生道：「既是這般，媽媽你去對他家小奶奶說，我情願不要束脩，白白的教這小官人書。只要後來得發達時，不忘記我便是了。」

當下，高媽媽領大男回去，一一對惠蘭說知。惠蘭聽得孩兒這般聰明，又聽見說先生不要束脩，情願白白教書，心中大喜，擇個入學吉日，送他到那學堂裡。那先生姓陳，號叫又良，原是個貢生，肚裡好的。只因富貴人家請先生時，要先生穿著華衣闊服，意氣揚揚，就不通的也算了他通的。這陳又良是個踏古板人，穿的是終年那件布直身，如何上得大場子。饒你讀得通，只好收幾個爹在田裡插秧，娘在機上織布的學生教教。

當下見大男聰敏異常，也便不把些神童詩與他破學，一起首，就把四書教他。不上三年，十三經都讀完了。

一日放學回來，對母親道：「孩兒見同窗學生，都向他父親討錢，來買東西吃，為什麼我家沒有得？」惠蘭道：「等你大了，對你說。」大男道：「孩兒今年還只得七八歲，幾時算做大了？對孩兒說得了。」

惠蘭道：「你到學堂裡去，路上過那關帝廟，進去磕個頭，通誠道：『保佑你易長易大。』自然就大起來了。」大男應道：「孩兒曉得了。」

當夜無話。過了兩日，又對母親道：「孩兒在關帝廟裡磕了頭，通誠過了，為什麼還只是舊時一般，不見大起來？」惠蘭道：「你怎樣通誠？」大男說道：「孩兒說保佑明日就像二十多歲的一般大。」惠蘭聽了，好笑起來道：「那有大得這樣快的。」

話休絮煩。又過了兩年，大男已有十歲，卻生得長大，好像十三四歲的一樣。先生已與他開了筆，做的文章倒十分好，先生都不能改換一字。那日先生圈點完了他的文章，對他道：「你今年還只十歲，卻便做得出絕妙文章，真個令人羨慕。可惜你父親不知在何處，卻未曾見你這般好兒子。」

當下打動了大男的心事，回家便又不住地盤問母親道：「父親果係在那裡，說與孩兒知道了，孩兒讀書也有心思。」

惠蘭只得細細說與他聽。

大男不覺掉下淚來，道：「讓孩兒明日去尋來。」惠蘭道：「你還年幼，怎麼去尋得，且再停兩年，或者你父親自己回來，也未可知。」

到了次日，大男吃了口飯，便出門。惠蘭只道他往學堂內，看看午後，不見回來吃午膳，不免央那高媽媽去喚一聲。高媽媽回來說，先生道他今日並未曾進書房。

惠蘭聽了，心中疑惑，還只道是他在別處閒玩，卻又想道：他從來肯讀書，不喜歡玩耍的，卻是那裡去了？等到天晚，竟不見回，好不著急。又央人到各處尋訪。

一連尋了六七天，只是不見，知道他必然去尋父親，這般幼年年紀，從未出門的，又沒一些盤費在身邊，山長水遠，那裡去尋？惠蘭想了心酸肉痛，沒奈何，也只得由他。

那孫氏知道了，打發他心腹人來，對惠蘭說道：「家主出去了有十年，不知死活存亡，這十歲的小孩子，那曉得什麼叫尋親，這一定是被拐子拐了去，再不得回來了。奶奶憐你終身無靠，不如尋個主顧，嫁了人罷。」

惠蘭聽說，懊惱答道：「就是家主和小官人都不在，我是斷不嫁人的。煩你回覆奶奶，叫他不必費心罷。」

那人把他言語，回覆了孫氏，孫氏便道：「既然他不肯嫁人，我這裡卻沒有飯菜來養這些人。」從此就一粒米一文錢也不把去與他。

惠蘭見主母不肯給他日用盤纏，便自己做些針指，換錢米來度日。幸是只養一口，也還不甚吃力。

過了四五個月，孫氏見他沒有嫁人的意思，便思量動蠻，卻又怕俞家族中不依。他就遣人去請父親孫九和，到來商議。孫九和

道：「這個何難。等我去尋端整了頭腦，一夜裡弄他出去，叫他措手不及便了。」

當下孫九和離了俞家，便去托媒婆，央他尋覓親事。恰好有個布商，是河南開封府人，姓賈，要娶一個小老婆，便講定了三十兩銀子，約他到俞家搶親。

那晚惠蘭正要上牀睡覺，聽見外面敲門，他在裡面問道：「那個！」外面答道：「我們眾鄉鄰，尋得小官人在此，特地送來。」

惠蘭聽了，心中快活，不及提防別的，連忙走去，拔下門栓，只見一窩蜂趕進許多人來，四五個粗蠢婦人，把他拖出門去，推上車了便行。惠蘭知道中了好計，便要發聲叫喊，卻被同在車內兩個婦人，把他口來掩住了。

不多時，約行了有四五十里，來到一個鎮上，飯店門首。停了車子。幾個婦人扶他下來，又扶他進那屋裡，請他坐了，眾婦人都來勸他道：「那娶你的賈員外，家有百萬之富，你到那裡，盡著受享，可不好似你在家自己做出來吃。你從今可安心跟賈員外到河南去。我們都是賈員外僱來，送你上路的。如今離家已遠，我們都要回去了。」

惠蘭並不回言，只是把衣袖來拭眼淚。眾婦人等到天明，各自出了店門回家。惠蘭見四下無人，正要尋條索子自盡，卻見賈員外從外面踱將進來，想必要和他纏著了。急便望那店主人家的內室撞進去，卻撞到了廚房下，見桌子上放著一把切菜刀，就提來項上一勒，那血猶如泉湧，登時暈倒。

原來賈員外見他逃入內室，倒不好跟進去，只在外邊望。倒虧店主人家有幾個起身得早的，看見了，慌忙來外面報知賈員外，和他一同入去救。見那口氣止刺得一絲，將次絕了。還喜喉管未斷，連忙扶他去睡在一間密不通風的房裡，把刀瘡藥來與他敷了，又整備龍眼湯灌在口中，與他調理。

眾人亂了三四日，才見他神思略有些清醒，說得出句把話來。將及一月，方始下得牀。口裡只說道：「你們醫好我來做什麼，要我嫁人，仍舊只是一死。若肯尋個女庵，送我去做尼姑，這才是感激你眾人不盡的。」

當下賈員外聽見他這般說，便道：「小娘子，你這般烈性，我也不好相強。但是我為了你，也破費過好些銀兩，如何好就是那般丟手了。據我主見，你且同我到了河南，我那裡有個和我一般做布生意的，卻是天然的太監，不能生男育女。只要尋個女人，與他縫縫衣服。也曾囑托過我，那個可不是和做尼姑一般，也好些些償還我幾兩身本。小娘子道是何如？」

惠蘭道：「既有這個去處，就依你便了。」

當下賈員外收拾起行李，便帶了惠蘭，投河南來。不一日已到汴梁。惠蘭便問賈員外：「那布商在那裡？可即日送我去。」賈員外道：「是了。我就送你過去便了。」

當下去喚來乘轎子，抬著惠蘭。賈員外自己送去，不多時到了那邊。那布商出來迎接。賈員外和他說了些話，便叫：「請小娘子下轎見禮。」

惠蘭走出轎來，把那布商一看，叫聲：「奇怪！」那布商也說聲：「詫異！」

你道這布商是誰？卻就是惠蘭的舊主公俞大成。他自從那日逃出後門，去投那在河南做知縣的表親。到得那邊，那表親卻升任雲南去了。手頭盤纏又完了，正在沒法，恰值飯店主人要請個教書先生，他就學毛遂自薦，在那裡教了幾年書。

一日，見他臥牀底下的泥不住掀動，掘開看時，都是五十兩一錠的金元寶，共有二百錠。俞大成是家中有飯吃的人，不比那些窮秀才，見了黃白東西，眼中放出火來。況他又是怨了命出門，越發不把財物放在心上，就通知主人，叫來取去。

那主人又是見慣金銀。不放在眼裡，道：「這該先生得的。」俞大成道：「在你家中，還是你到手。」兩下推讓了一回，只得把來分了。

從此俞大成不做先生，竟在河南做起生意來。那同道中間他緣何連年不回家，俞大成便訴說老婆的妒悍，道：「回去受不得這氣。」

那賈員外也曾聽他告訴，卻那裡是什麼天然太監，不過見惠蘭勒了那一刀，老大一個疤，心中不喜歡了，又不捨得白白送去那幾十兩銀子，便思量把他送與俞大成，量俞大成不肯白受，落得做了個人情，又想他日子長久了，也未必仍舊尋死覓活。因此做這把米，不道恰好令他重見了故主。

當下兩人抱頭大哭，倒把個送活東西的越國文種，嚇呆了，正不知是為著何來，俞大成便對賈員外道：「這原是小妾，不知老哥怎地帶得來？」賈員外方才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小弟在太原府娶妾，只聽見說是俞家的出小，卻想不到就是老哥如夫人。多多得罪了。」便把惠蘭在飯店內自刎，並醫好了，怎地騙他到河南，敘述一番。

俞大成謝了賈員外挈帶之恩，又安慰了惠蘭的苦節幾句，當下取出三百兩銀子來謝賈員外。送了他出門，回來和惠蘭兩個敘些別後情形。說到悲傷處，哭一回；說到快樂時，笑一陣。

惠蘭說起兒子大男，出門尋父，不知去向，俞大成便寫下詔紙，刻印了幾百紙，叫人各處去黏貼，無過要大男看見，尋到河南的意思。

當下俞大成擇個吉日，獻了天地，又遙祭了祖宗，把惠蘭做正妻。

這惠蘭自從吃了那些千辛萬苦，身子常常要病，操不得家。又見大男沒有信息，俞大成三十多年紀，卻還未見兒子，便勸俞大成另娶一妾。

俞大成道：「罷了，若是都像陳氏媽媽和你這般賢惠便好。卻是千中選一。再遇著了像那潑婦樣的，我和你卻都受不得那氣，不如不做這事的好。」

惠蘭又勸道：「前番孫氏奶奶是做正室，因此放出那毒手來；如今買一個妾，未必敢來欺侮我。況我自己受了做妾的苦，難道也去把他磨折。我待他好，他自然也曉得感激我，肯替我力，可不好麼？」

俞大成還不肯聽，卻被他日日在耳根邊說不過，便走出去，托幾個同做布生意的，央他們尋個三十多歲的老妾。

那些朋友都笑道：「人家娶妾，要年輕的；你卻怎地倒要半老的？」俞大成只是笑。

過了大半個年頭，有個朋友來道：「已替你尋得一位如君到了。只是年紀大些，因你原說要三十多歲的，為此買歸。」

俞大成便叫領來看時，卻是那個？原來就是他繼娶的孫氏，俞大成見了，駭然便問那朋友道：「這個人從何處得來？」

原來孫氏見丈夫出外不歸，受不得孤衾獨枕的淒涼，久思改嫁，卻礙著那貞烈的丫頭，不好意思。自從設計賣了惠蘭，他就回家和父母親商量要嫁人。那孫九和一面去尋親事，一面叫女兒回到俞家，變賣田產。卻得俞家族中不依，只收拾了些手頭的東西，約來有千金物事，攜回母家。

有個重慶客人，在山西做生意，年已七十多歲，斷了弦。風聞得孫氏奩資厚實，便來求親。孫九和初時也嫌他老，不肯。那客人央媒婆去說：「倘成功得來，格外送銀五百兩，與丈人買果子吃。」

孫九和貪這五百兩，便應承了。到得遣嫁時節，又將女兒身畔的千金謀到了手，方才放出門。

客人見他身邊一無所有，枉自舍了五百兩一尾肥壯的鯪魚，又加上些雜魚，卻釣不起白魚的影，已自氣悶不過。怎當這婆娘反嫌鄙他老，不會風流，終日和他尋事。略有一些不如意，便把投湖上吊的本事。來嚇人。

那客人恨極了，欲待發作，卻又怕孫九和這老惡物來吵鬧。便收拾了行李，帶那孫氏回重慶去。在路兩日，離太原遠了，便也放出毒手，將他朝一頓夜一頓的打，自己老了，沒有氣力，還要叫底下人替他打。孫氏受不過痛苦，要想尋個自盡，卻又被眾人管住，不容他做這身分。

看看行到了四川界上，其日正在飯店內拷打，有個河南客人，也在那店裡。聽見打得刻毒，走來動問，那重慶客人便告訴他緣

故。

河南客人道：「既是他嫌憎你老，不情願跟你，你就打死他，也不管用。不如把他賣與人做了妾，也可消你這口氣了。」

重慶客人道：「我是貪了財帛，倒受他家咬那一口的。他人物又不齊整，年紀又是三十開外了，誰要娶這樣的妾呢。」

河南客人道：「若是老客果肯賣他做妾，我有個敝友，恰恰要尋三十多歲半老的妾，人物自然也可將就些的了。只不知道老客要多少身價。」重慶客人道：「難道我還想他身上出豁那五百兩頭麼？他從山西被我打起，打到這裡四川，也打得夠了，你只把我二十兩銀子，買了他去罷。」

河南客人便秤銀子，付了重慶客人，帶孫氏回河南。那河南客人，便是俞大成托他買妾的。

當下俞大成問他，他卻不曉得就是俞大成的繼妻。把重慶客人說的醜態，備細敘述。

俞大成點頭道：「可知道他若遇著個如意君，安心樂意前去，也再不得和我見面的了。」便對孫氏道：「你既來此，跟我這頭去，和大奶奶見禮。」

孫氏見了他，一向的丈夫，已自沒放那臉處，卻不道到裡面看時，那大奶奶卻又就是惠蘭，越發羞得沒地孔鑽。

惠蘭見了，也大吃了一驚，便問丈夫怎地接來。

俞大成笑道：「這叫做皇天有眼，指使他來還你債，那裡我倒還去接他來。」便把他轉嫁四川客人，嫌堪道好，那邊不要了，某朋友買回來的話，看了孫氏，高聲述來，與惠蘭聽，弄得孫氏面孔紅了又白，白了又紅了幾遍。

俞大成又喚使女們，鋪下紅單子，上面並肩兩把交椅，扯惠蘭同坐了，叫孫氏拜見。孫氏害羞，不肯拜，俞大成道：「不相干，我今日是買妾，不是娶妻，你既做了妾，那有不拜的道理。」孫氏還不肯拜。

惠蘭也替他勸丈夫道：「罷了。我們只序年齒，姊妹稱呼罷了。」俞大成道：「那有這事，序起齒來，你倒呼他姊姊不成！他這般倔強不過，道我不會打人？」

便取根粗門門來，照著孫氏腿上打去，恰恰打在重慶客人打傷的舊疤內，當不起那痛，只得矮了膝，跪下來。

俞大成又喝他磕頭，又只得叩了四叩。惠蘭意思也要跪下去還禮，卻被俞大成挽住道：「使不得，如今你是嫡，他是庶，沒有這規矩。你可記得他先前做嫡是怎樣的？」惠蘭倒覺過意不去。俞大成每到晚頭，和惠蘭對坐而歡，便叫孫氏捧了酒壺，立在旁邊伺候。

孫氏嘗過了那一門門的滋味，怎敢不依使喚。

倒是惠蘭不住勸丈夫道：「這裡盡有人伏侍，何苦必要勞他。若是這般，倒叫我連酒都吃不下了。」俞大成道：「你自吃不下，我卻越吃得下哩。」

一日，惠蘭不在面前，俞大成才叫孫氏擗大奶奶的馬子去倒。孫氏正待上前，被旁邊丫頭們大笑起來。他怕羞，縮住了手。

俞大成手里正托著一盞沸滾的茶，便要照他臉上澆過去，孫氏慌忙道：「我擗去倒就是了。」

孫氏原因他父母從幼，慫恿他慣了那性子，故此先前那般撒潑，全靠重慶客人磨滅他這一番，才省得強中更有強中手。初到河南，見家主就是俞大成，雖只感覺無顏，卻也快活，道這是一向管束下了的，正思怎樣放出那舊性情來，不道俞大成也變得虎一般的凶，他就像怕重慶客人般的怕他，不在話下。

不覺過了五六個年頭。一日，俞大成和汴梁城中一個惡棍買幾畝地，已曾銀隨契兌，那惡棍又來索取價值，只說並未曾收。俞大成與他爭辯，不肯再給。那惡棍就去巡按衙門遞了一狀，誣他有契無交，為富不仁。

那巡按是四川人，姓陳，還只得十六七歲，見了狀紙，不說一句話，竟吩咐把告狀人鎖押起了。眾人不解是什麼意思，俞大成家曉得了，也不過歎服按爺的英明，包龍圖再生罷了。

當夜約二更時分，俞大成已脫衣睡了，惠蘭也正要上牀。忽聽見外面叩門，家童進來報道：「巡按爺到門了。」

俞大成聽說，倒吃一驚，不知道是為什麼。連忙叫丫鬟取衣帽來，才下得牀，只見巡按進了臥室，慌得俞大成沒了主意。

惠蘭閃在側邊，看了那巡按一看，急走過來道：「原來就是大男你麼？」喜極了，倒哭起來。巡撫也哭拜在地。俞大成和惠蘭扯了他起來，忙問一問在何處，怎地做了官，卻又姓了那陳。

巡按便從頭訴說道：「孩兒那日出門，身邊沒有帶得錢物，走了些曠野地方，沒處抄化，餓倒在地。著了歹人，把個饑饉與孩兒吃，吃下時，心中渾了，跟著他走。他僱乘車子，直拐孩兒到陝州，賣在一個和尚寺裡做徒弟。天幸遇著了個四川客人，姓陳號洪範。哀憐孩兒，向長老回贖了出來，帶孩兒到成都地方。但見孩兒聰明，一面叫孩兒和他兒子同讀書，就頂姓名赴試，一面替孩兒訪父親消息，卻只沒有下落。孩兒僥倖聯捷中了進士，聖上道孩兒雖是年幼，卻像有些才氣，特授了這河南巡按。到任來還只兩三日，正要普訪父親蹤跡，恰好今日有那來告父親的，狀上見了父親姓字，孩兒先差家人來此打聽個確實，不道果係父親。」

惠蘭便把離別後之事，一一對他說。可笑那沒廉恥的孫氏，已經睡了，聽見有這異事，也披了衣服，來俞大成房門首，引頭探腦的看。被俞大成瞧見，便罵道：「都是你這惡物，害得我骨肉分離，今番才得完聚，卻又來張什麼？」

當下，夫妻、父子三人，直說話到了天明，連那些丫鬟使女，也都快活得不想睡了。

次日，按爺打道先行，隨打發轎馬，接父母到衙門裡奉養。一面就修本奏知朝廷，求改正籍貫。

不一日，聖旨下來，許他複姓了俞，又賜名孝章，仍任河南巡按。

原來俞孝章因尋親不著，自己怨恨，做了這樣顯官，卻還未曾聯姻，官場中曉得他意思，也不勉強與他作伐。過了幾天，陳洪範到河南，係是俞孝章放了巡按，出京時便遣人去迎接，因此來的。並還接他眷屬，卻因蜀道難行，故此只有陳洪範一個人來，領他那不忘故舊的美意。

俞大成父子向陳洪範拜謝了他成全之德，請在私宅內盤桓。陳翁對俞大成道：「令郎尚未聯姻，晚生有一女，名喚翠花，與令郎同庚，也是十七歲了。意欲仰訂絲蘿，未知尊意若何？」

原來陳洪範雖是做生意的人，他父親卻曾做翰林院編修，族中現有好幾人在朝，就是他自己，也是秀才。因見仕途的驚恐多，不願求官，借那在外經商，遨遊山水的意思。

家計也頗殷實，生下二子一女。那翠花十分美麗，陳翁夫婦極其愛惜，久有心要把他許俞孝章，卻怕他沒有父母之命，成了輕薄名頭，故未說起。

當下俞大成一諾無辭道：「荷蒙代弟教子成名，又肯將愛女遠嫁，極承美情，敢不遵命。」

住了十多天，陳洪範別了俞大成父子回川，便置備奩贈，親自送女兒到河南完姻。

那新人一進門，就是巡按夫人，命好自不待言。卻又極有才情，私衙內事一切都會料理。俞大成和惠蘭十分快意。

俞大成久離了鄉井，日日想回太原，拜掃墳墓，只怕孫九和難纏。如今兒子做了這樣大官，膽壯了，便打點要回家。

適值俞孝章內轉都察院官，上表告假一年，聖旨諭允，他就同翠花陪侍父母，移家還山西。

族中才曉得他家夫妻父子，多般奇事，便把先前孫氏要賣。合族不許的田產，一一交還他父子，俞大成卻就把他分給了族人，族中沒一個不喜悅。又聞得孫九和改嫁了女兒之後，不知那個賊，黑夜裡去把他一門殺盡，家財收拾一空。眾人個個怪他，也沒誰報官審究。俞大成曉得了，走入內去，與惠蘭說知，哈哈的笑道：「也有這日，才消得你我那口氣哩。」

只見孫氏在旁，拍手快活道：「謀落了我千把銀子，也有天報。」俞大成對惠蘭道：「虧他也說得出這話，真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了。」

當下，俞大成父子備一千兩白銀，去謝了陳又良。

一年限滿，將家務托付族人，合門都去北京。後來，俞孝章直做到宰相，在內閣二十年，告終養回家。俞大成直活到九十開外，和惠蘭先後幾日，壽終在家。

俞孝章也已年老，除服後不再去補官。生下五男三女，兒孫多半是出仕的。

那孫氏同進京去，不上一年，生起個發背來，在牀上喊叫了兩個多月才死。俞孝章思量要親來送終，俞大成必竟不許，便只得把來，將就埋葬了。此真乃令：

悍婦人人都喪氣，寵姬個個盡開顏。